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補 第二回 西方路幻出新唐 綠玉殿風華天子

自此以後，悟空用盡千般計，只望迷人卻自迷。卻說行者跳在空中，東張西望，尋個化飯去處。兩個時辰，更不見一人家，心中焦躁。正要按落雲頭，回轉舊路，忽見□里之外有一座大城池，他就急急趕上看時，城頭上一面綠錦旗，寫幾個飛金篆字：

「大唐新天子太宗三□八代孫中興皇帝」。

行者暮然見了「大唐」兩字，嚇得一身冷濕，思量起來：「我們走上西方，為何走下東方來也？決是假的。不知又是什麼妖精？可惡！」他又轉一念道：「我聞得周天之說，天是團團轉的。莫非我們把西天走盡，如今又轉到東來？若是這等，也不怕他，只消再轉一轉，便是西天--或者是真的？」他即時轉一念道：「不真，不真！既是西天走過，佛祖慈悲，為何不叫我一聲？況且我又見他幾遍，不是無情少面之人。還是假的！」當時又轉一念道：「老孫幾乎自家忘了！我當年在水簾洞裡做妖精時節，有一兄弟，喚做碧衣使者。他曾送我《崑崙別紀》書。上有一段云：『有中國者，本非中國而慕中國之名，故冒其名也。』這個所在，決是西方冒名之國！還是真的。」頃刻間，行者又不覺失聲嚷道：「假，假，假，假，假！他既是慕中國，只該竟寫『中國』，如何卻寫『大唐』？況我師父常常說大唐皇帝是簇簇新新的天下，他卻如何便曉得了，就在這裡改標易幟？決不是真的。」躊躇半日，更無一定之見。

行者定睛，決志把下面看來，又見：

「新天子太宗三□八代孫中興皇帝」

□四字。他便跳跳嚷嚷，在空中罵道：「亂言，亂言！師父出大唐境界，到今日也不上二□年，他這裡難道就過了幾百年？師父又是肉胎血體，縱是出入神仙洞，往來蓬島天，也與常人一般過日，為何差了许多？決是假的。」他又想一想道：「也未可知，若是一月一個皇帝，不消四年，三□八個都換到了。或者是真的？」

行者此時正所謂疑團未破，思議空勞。他便按落雲端，念動真言，要喚本方土地問個消息。念了□遍，土地只是不來。行者暗想：「平時略略念動，便抱頭鼠伏而來；今日如何這等？事勢急了，且不要責他，但叫值日功曹，自然有個分曉。」行者又叫：「功曹兄弟們何在？」望空叫了數百聲，絕無影響。行者大怒，登時現出大鬧天宮身子，把棒幌一幌像缸口粗，又縱身跳起空中，亂舞亂跳。跳了半日，也無半個神明答應。行者越發惱怒，直頭奔上靈霄，要見玉帝，問他明白。

卻纔上天，只見天門緊閉。行者叫：「開門，開門！」有一人在天裡答應道：「這樣不知緩急奴才！吾家靈霄殿已被人偷去，無天可上。」又聽得一人在旁笑道：「大哥，你還不知哩！那靈霄殿為何被人偷去？原來五百年前有一孫弼馬溫大鬧天宮，不曾奪得靈霄殿去，因此懷恨，構成黨羽，借取經之名，交結西方一路妖精。忽然一日，叫妖精們用些巧計，偷去靈霄。此即兵法中以他人攻他人、無有弗勝之計也。獼猴兒倒是智囊，可取可取！」行者聽得又好笑、又好惱。他是心剛性急的人，那受得無端搶白，越發拳打腳踢，只叫：「開門！」。那裡邊人又道：「若畢竟要開天門，權守五千四□六年三個月，等我家靈霄殿造成，開門迎接尊客，如何？」

卻說行者指望見了玉帝，討出靈文紫字之書，辨清大唐真假，反受一番大辱；只得按落雲頭，仍到大唐境界。行者道：「我只是認真而去，看他如何罷了。」即時放開懷抱，走進城門。那守門的將士道：「新天子之令：『凡異言異服者，拿斬。』小和尚，雖是你無家無室，也要自家保個性命兒！」行者拱拱手道：「長官之言，極為相愛。」即時走出城門，變做粉蝶兒，飛一個「美人舞」，再飛一個「背琵琶」，頃刻之間，早到五花樓下。即時飛進玉闕，歇在殿上。真是瓊樞繞霧，青閣纏雲，神仙未見，洞府難摹者也！

天回金氣合，星順玉衡平。

雲生翡翠殿，日麗鳳凰城。

行者觀看不已，忽見殿門額上有「綠玉殿」三個大字，旁邊注著一行細字：

「唐新天子風流皇帝元年二月吉工立。」

殿中寂然，只有兩邊壁上墨跡兩行，其文曰：

「唐未受命五□年，大國如斗；唐受天命五□年，山河飛而星月走；新皇帝受命萬萬年，四方唱周宣之詩。

小臣張邱謹祝。」

行者看罷，暗笑道：「朝廷之上有此等小臣，哪得皇帝不風流！」說罷時，忽然走出一個宮人，手拿一柄青竹帚，掃著地上，口中自言自語的道：「呵呵，皇帝也眠，宰相也眠，綠玉殿如今變做『眠山閣』哩！昨夜我家風流天子替傾國夫人暖房，擺酒在後園飛翠宮中，酣飲了一夜。初時取出一面高唐鏡，叫傾國夫人立在左邊、徐夫人立在右邊，三人並肩照鏡；天子又道：『兩位夫人標致。』傾國夫人又道：『陛下標致。』天子回轉頭來便問：『我輩宮人？』當時三百四個貼身宮女齊聲答應：『果然是絕世郎君！』天子大悅，便迷著眼兒飲一大觥酒。半酣時，起來看月，天子便開口笑笑，指著月中嫦娥道：『此是朕的徐夫人。』徐夫人又指著織女牛郎說：『此是陛下與傾國夫人。今夜雖是三月初五，卻要預借七夕哩。』天子大悅，又飲一大觥。一個醉天子，面上血紅，頭兒搖搖，腳兒斜斜，舌兒嗒嗒，不管三七廿一，二七□四，一橫橫在徐夫人的身上。傾國夫人又慌忙坐定，做了一個雪花肉榻，枕了天子的腳跟。又有徐夫人身邊一個繡女，忒有情興，登時摘一朵海木香，嘻嘻而笑，走到徐夫人背後，輕輕插在天子頭上，做個醉花天子模樣。這等快活，果然人間蓬島！

「只是我想將起來，前代做天子的也多，做風流天子的也不少；到如今，宮殿去了，美人去了，皇帝去了！不要論秦漢六朝，便是我先天子，中年好尋快活，造起珠雨樓臺。那個樓臺真造得齊齊整整，上面都是白玉板格子，四邊青瑣吊窗；北邊一個圓霜洞，望見海日出沒；下面踏腳板還是金鑲紫香檀。一時翠面芙蓉，粉肌梅片，蟬衫麟帶，蜀管吳絲，見者無不目艷，聞者無不心動。昨日正宮娘娘叫我往東花園掃地。我在短牆望望，只見一座珠雨樓臺，一望荒草，再望雲煙；鴛鴦瓦三千片，如今弄成千片，走龍梁，飛蟲棟，□字樣架起。更有一件好笑：日頭兒還有半天，井裡頭，松樹邊，便移出幾燈鬼火；仔細觀看，到底不見一個歌童，到底不見一個舞女，只有三兩只杜鵑兒在那裡一聲高，一聲低，不絕的啼春雨。這等看將起來，天子庶人，同歸無有；皇妃村女，共化青塵！」

「舊年正月元宵，有一個松蘿道士，他的說話倒有些悟頭。他道我風流天子喜的是畫中人，愛的是圖中景，因此進一幅畫圖，叫做《驪山圖》。天子問：『驪山在否？』道士便道：『驪山壽短，只有二千年。』天子笑道：『他有二千年也夠了。』道士道：『臣只嫌他不渾成些：土木驪山二百年，口舌驪山四百年，楮墨驪山五百年，青史驪山九百年，零零碎碎，湊成得二千年！』我這一日當班，正正立在那道士對面，一句一句都聽得明白。歇了一年多，前日見了有學問的宮人話起，原來《驪山圖》便是那用驅山鐸的秦始皇帝墳墓哩！」話罷掃掃，掃罷話話。

行者突然聽得「驅山鐸」三字，暗想：「山如何驅得？我若有這個鐸子，逢著有妖精的高山，預先驅了他去，也落得省些氣力。」正要變做一個承值宮兒模樣，上前問他驅山鐸子的根由，忽聽得宮中大吹大擂。

（此文須作三段讀。前一段結風流天子一案；中間珠雨樓一段，是托出一部大旨；後驪山一段，伏大聖入鏡一案。）

